

雍

正

劍

俠

員

雍正劍俠圖 (卷九)

(常木位位書)

第九集 童海川善渡司徒朗 交巨案二寇雙越獄

前集表到莊道爺傳與童林八仙神劍的招數後，將落葉秋風掃贈給他，並告知此劍的來歷，却說莊道爺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此寶器出自大夏，乃禹王所造，能水斬蛟龍，陸誅虎豹，此劍三尺三寸三分長，到晚間有三尺三寸三分長的白光，可以斬妖避邪，此劍被禹王留在揚州禹王廟，鎮壓一丈青猿，至大明朝朱洪武在濠梁興兵之時，此劍被南俠客王愛雲得去，後來贈給他盟弟吳禎，此人乃是河北靜海的人氏，是一位保鏢的鏢客，江湖人稱通臂猿，後來保明太祖打成一統山河，加封爲靜海王，那時燕王掃北，駕坐北京，靜海王吳禎遂伴駕於京師，他老人家臨危之時，囑咐家人將此劍用泥裹好，壘於家廟之中，這座廟就是東華門內坐北的那一座關王廟，以至大清國進關，天下承平，順治老佛爺拜廟，欲參觀明朝靜海王吳禎的家廟，至大殿之上，見旁邊神像手捧寶劍，泥皮脫落，皆因是年久失修，裏面露出劍把，順治老佛爺命太監將劍請下來觀看，見此劍形若寶器，就是叫不上名兒來，遂下了一道旨意，將此劍帶入宮中，用書籍參攷，方知此劍出自大夏，禹王所造，名曰落葉秋風掃，知此寶劍是寶器，嗣後宮中作祟，聖上旨意下詔天師進京，鎮壓邪祟，遂將此劍賞與天師，天師並不愛佩帶寶劍，遂將此劍相贈汝師祖，皆因爲師伯甚愛此劍，汝師祖才將此劍賞與我佩帶，我今看你情景可憫，言無護身之符，爲師伯情願將這口寶劍相贈與你，可作護身之寶，可有一樣，此劍不可輕示於人，若到了危急無救之時，用此劍可保護你自己的生命，故可叫作護身之寶，我再傳你將此劍圍在腰間，令人不得而知，臨用時由腰間取劍，你可把此劍帶好，童林應當謝過師伯才是，童林不但不致謝莊道爺，反對仙長說道，此寶器乃師伯心愛之物，師伯若將此劍贈與弟子，弟子實不敢領受，有道是君子不奪人

之所好，何況是弟子，豈敢奪師伯心頭之愛，再說弟子福薄，恐不堪承受此寶，望師伯將此劍取回，說着話，雙手捧劍，就要遞與莊道爺，莊道爺因何把此劍贈與童林呢，就皆因自己的弟子累次與童林作對，自己又很愛惜童林孝友敦篤，故將此劍贈與童林，今見童林不見利忘義，將此劍還回，自己心中暗含着嘆息，遂說道，賢哉童林，爲師伯既然一言出口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再者多好的寶刀寶劍，雖價值連城，稱爲無價之寶，終是殺人的利器，出家人戒的是殺，淫，妄，酒，要此凶器何用，常言說的却好，寶劍贈與烈士，何況你身爲俠客，與汝老師與一家門戶呢，我看你爲人量大福洪，此寶劍正不可缺少，汝正當承受我之寶劍，不必推辭，待我教你圍劍之法，童林聞聽，再不敢駁，只得跪倒身形，謝過師伯贈劍之德，莊道爺這才教給童林圍劍之法，將劍圍在腰間，莊道爺復又向童林說道，惟今師伯贈劍傳鉞，教授你盡命連環掌，你要遇見咱們本門戶中之人動上手，你應當如何對待呢，童林聞聽，趕緊接着說道，若遇見本門戶之人，交手之際必要讓招，師伯你看如何，莊道爺聞聽，大笑不止，遂說道，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回廟去吧，我等要遊山玩水去了，說着話，轉身就走，童林本應當回廟才是，皆因不忍與四劍客與師兄呂瑞分別，仍然在後面跟隨相送，又行數步，莊道爺止步回頭向童林說道，適方才爲師伯命你回廟，照看盜寶二寇要緊，你爲何仍然相隨，爲師伯已將寶劍相贈與你，如今身無長物，你就是跟隨我，我也沒有什麼東西給你了，快快回廟去吧，童林聞聽，只羞的雙頰發赤，只得躬身向後倒退，目送一程，就見四位老師帶着呂德興，登山涉嶺，如履平地，工夫不大，越過前面的山嶺，童林已看不見四位老師，自己站在路旁，似有所思，怔了半天，如醉如癡，好相失了魂魄一般，猛然間醒悟過來，老師既已去遠，我可千萬別把掌法，鉞法，劍術忘了，眞要是忘了，一來辜負了老師的美意，再者，自己也太以的無才啦，自己想到這裏，趕緊又去樹之下把所學武藝，又練了一遍，並未遺忘，自己這才放心，一面思想着，遂轉身，低着頭回寺而來，越

過了蜜蜂嶺，來至在山門之下，駒奔裏面大雄寶殿，來至大殿之中，只見貝勒爺與衆位委員，和本廟的方丈，正在談話之際，貝勒爺一看童林回來，遂含笑說道，海川，我們這兒正等著你呢，有要緊的事與你商議，童林遂問道，爺你有什麼話只管說，童林願聽，貝勒爺用手指着水晶長老亞然僧說道，方才我們這四位老師走後，我們大家商議與你畫策，如何押解二寇進京，亞然老方丈，出了一個簡便的主意，本廟之中有的是鐵匠木匠，在廟中打造兩輛木籠囚籠，圖樣已然繪好，本廟的方丈又與雲南府的知府梁玉書有交，知府又是本廟的大施主，方丈與我相商，寫一封書信，我再寫一封書信，命本府知府攜帶印書，明爲前來本廟進香，暗中在捕盜的文書上用了印，我把玉鐲交給他，命他往上詳文，奉請玉鐲入都，你只押着二寇，由此起身，押入京師，可就省却多少手續，我與鎮東俠等商議已定，我們不能與你同行，皆因杭州的美景，我尙未遊遍，我打算重到杭州，再逛一逛，我們已然擬定，跟着你押解二寇的，就是你那七個徒弟，我們是先走，你把事情辦完之後再起身，你想這個主意如何，童林聞聽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您與方丈給我出這個主意，這不是疼我嗎，那我怎麼會不願意呢，貝勒爺聞聽童林之言，遂即說道，二寇千萬派人看守，不可缺了他的飲食，就是把供詞先與他串通好了，免得入都之時，言語差錯，却有許多的不便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貝勒爺請放寬心，所有這些個事情，我全都辦理妥當了，倒不必替我罷念了，貝勒爺這才點頭，遂與方丈相議寫信，方丈命小和尚預備文房四寶，工夫不大，俱已備齊，亞然僧先打好了信底兒，貝勒爺看了看很好，老和尚這才把書信寫完，貝勒爺又給梁玉書寫了一封信，書內不過是言說自己因公到雲南，雖然是公事，究屬是私行性質，不可教上憲知道，只要是貴府來到廟中，詳情見面細談等語，亞然僧見貝勒爺把書信寫好，把書口封上，派本廟的小和尚前去投遞，小和尚拿着書信去後，貝勒爺等在廟內等候，連小和尚送信，與梁知府來到，往返總得四天的工夫，皆因道路遙遠之故，一直等到第五日清晨，貝勒爺用完了早飯

，有衆人陪着正在大雄寶殿之中談話，就見外面的門頭僧進來回話，言說現在本地的知府樑大人，前來廟內降香，已然來到山門以外，貝勒爺將話聽完，命本廟方丈帶領本廟的僧人前去迎接，就留童林在此，餘者衆位俠客，帶着徒弟們夠奔東跨院兒暫且迴避，衆人開聽貝勒爺之言，這才告退，夠奔東跨院兒去了，貝勒爺與童林在大殿之中，等候知府，工夫不大，就見方丈陪着梁知府，由打外面進來，貝勒爺一看，此人的相貌，長得倒是很威嚴，身量在中等的身材，頭戴小呢兒的春秋帽，高提梁兒，杠紅的纓兒，藍水晶頂，身穿一件灰色宮窰綢的皮袍兒，外罩燕尾青的皮褂子，前後的補服，足下青緞子官靴，來到大雄寶殿，亞然僧與貝勒爺和梁玉書一引見，梁知府趕緊與貝勒爺跪倒行禮，貝勒爺伸手相攙，貝勒爺賞給梁知府這個臉就不小，貝勒爺又命梁知府落坐談話，梁知府那裏敢坐，貝勒爺再四的相讓，梁知府這才謝坐，遂斜着身子打着簽兒，聽候貝勒爺的諭下，貝勒爺這才把童林叫過來，與梁知府相見，童林搶步行禮，梁知府伸手相攙，貝勒爺命童林落坐，這才對梁知府把童林奉旨捕盜已往之事，細說了一遍，又叫童林把文書取出來，遞給梁玉書觀看，知府趕緊站起身形，把文書接過來，打開觀看，原來是慎刑司的龍批，梁知府急忙吩咐跟差的到轎中請印，跟差的將印請到，知府當着貝勒爺將印信蓋好，仍將龍批交與童林，童林貼身帶好，貝勒爺吩咐預備香案，工夫不大，香案擺妥，升好了檀香，貝勒爺山腰中取出玉鐲，供在香案之上，貝勒爺率領知府，行君臣大禮，行禮已畢，貝勒爺伸手把玉鐲請下來，交與梁知府，知府跪着接在手中，貝勒爺命他打開錦囊觀看，並無磕損損傷之處，再要是出了舛錯，可就是知府的責任啦，知府查看玉鐲，並無損傷之處，遂手捧玉鐲站起身形，向貝勒爺說道，爲臣派二十名官兵，幫助原差押解二寇入都，臣奉玉鐲回衙，稟明上憲，派員護送玉鐲進京，國寶還朝，不知貝勒爺以爲如何，貝勒爺開聽，帶笑說道，我看、

認真，
以之恩

，遂與貝勒爺告退回衙不提，單表貝勒爺與童林，貝勒爺又在廟內休息了一夜，翌日這才與方丈告辭，亞然僧設酒餞行，不必細表，貝勒爺帶同衆俠客一同起身，前往杭州，暫且不表，單說童林，帶着七個徒弟，看守着盜寶的二寇，等候囚車打造已畢，然後好起身，又隔了數日，梁知府給童林派來二十名官兵，也來到廟中，與童林相見，童林先讓他們在廟裏住着，又住了兩天，囚車與刑具俱已打齊，童林這才與方丈告辭，亞然知道童林有公事在身，自己也不敢多留，又給童林預備車夫壯丁六名，定於明日起身，是夜方丈擺宴與童林餞行，宴畢安歇，一夜晚景無書，到了第二天清晨，童林帶着徒弟俱都收拾齊楚，方丈慨贈路費，童林也不推辭，一概領受，跟着童林來到外面，先看了看囚車，這輛囚車打造的甚是堅固，其形就彷彿是木籠，裏面只能坐一個人，木籠的裏面有個小椅子，椅子上有棉花墊兒，上面的蓋兒是一面枷，中間有一個圓窟窿，犯人坐在裏面，把這面枷與他戴上，兩旁俱有鐵串條，兩邊兒有鎖，枷的窟窿四週圍，釘着毡子，毡子上面包着綢子，怕的是道路遠，把犯人的脖子磨壞了，犯人脖項上的大鐵鍊，由手肘腳鐐裏面穿過去，在囚車底下有一個窟窿，把鐵鍊穿出來，鎖在車輛之上，前面用川馬拉着，車也不大，馬也不小，還很伶便，囚車又結實，轂轆又矮，走山道還穩當，童林一看，心說，這個主意出的真巧妙，這才叫徒弟們起差使，工夫不大，衆人由跨院兒把韓寶吳智廣架出來，這兩個人俱都是綢子的棉褲棉襖，綢子的大棉袍兒，捲沿兒的大毡帽，腳底下棉襪子棉鞋，書中代言，這兩身衣裳是童林給製的，皆因天氣嚴寒，童林恐怕道路之上，凍壞了他們兩個人，因為什麼童林這樣憐恤他們兩個人呢，皆因是看在李昆的情面，故爾特別的厚待，要按韓寶與吳智廣所作的事情，要沒有八卦山的照應，按規矩說，把國家要犯拿住，就得先將他二人的懶筋挑了，然後再解京治罪，既然李昆與童林有叔伯師兄弟的情面，絕不能讓他二人沿途受罪，這是童林的心意，此時童林與亞然方丈告辭，亞然僧帶着合廟的僧衆，相送童林，送到三道山口以外，被童林攔

任，亞然等這才止步，童林又說了些個客氣話，方丈這才帶領衆人回廟，於是童林帶着自己的七個徒弟，並二十名官兵，由鐵善寺山口起身，沿路之上，童林是提心吊胆，如履薄冰，雲南的山路又多，道路又不平坦，常言有句話，蓬山有寇，遇嶺藏賊，自己在路上用萬分的小心，押解着盜寶的二寇，還有一件應當辦的事情，行在各州府縣，還得前去投文，領盤費錢，二十名護送兵丁，按站替換，要是繞道走着近的童林便繞着道走，要按着官站驛道走，可就遠啦，遇有小縣屬，童林就繞着過去了，無非是官兵跟着多送一站，再者說，由打鐵善寺起身的那一天，住在店裏頭又不能拿韓寶吳智廣當囚犯看待，每蓬住了店，先把他們兩個人由打囚車裏面撈下來，在院子裏頭活動活動，遛幾個灣兒，爲的是活他二人的血脈，然後再撈到屋中，叫棧房的夥計給打盆熱水，給他二人淨淨面，洗洗脚，照舊把鞋襪穿好，把身上塵垢擲下去，給他們兩個人打兩盃漱口水，先漱漱口，把腿上的脚鏢給撤下去，然後命他二人坐在八仙桌的上首，把茶給斟過去，童林叫自己的徒弟端着茶盃，叫韓寶吳智廣用茶，吃飯的時候，兩個徒弟伺候着喂他們兩個人，皆因他們兩個人帶着手肘呢，童林與小弟兄們，也是跟他二人說說笑笑，趕到第二天起身的時候，照舊把脚鏢給他二人碰上，攙到囚車之內，以至到了晚間住店的時候，還是照常一樣，上下首的刑具掉換着往下落，今天要撤去手肘，就不撤脚鏢，明天撤去脚鏢，就不撤手肘，反正總不讓他二人受屈，頂到夜間睡覺的時候，童林帶着徒弟替換着看守他們兩個人，防備的甚嚴，一路之上，總是早住店，晚起身，這一來不要緊，可就將童林的心機用碎，再者雲南山又多，山勢生的又險惡，自己的道路又生疎，恐怕沿路上有了差錯，這麼一來可就耽誤了日限了，只可在道路上過的年，直頂到轉年二月底，可就到了河南的地面啦，童林一看，天氣也暖啦，童林打算給韓寶吳智廣換夾衣裳，韓寶他們兩個人，抵抗的很嚴厲，說什麼也不往下脫這身兒棉衣裳，韓寶說的也明白，我們這個案子，到了北京絕無生理，一定攔不了多少日子，頂到我們哥兒兩個大

喜的那一天，出關的時候，穿着這身兒棉衣裳，爲的是棉衣服好滲血，林童聞聽，又不好深勸，由他二人自便，書中代言，如今二寇不脫這身兒棉衣服，這就是後文書二寇越獄逃走的張本，和童，一看來到河南的地面，自己可就放了心啦，這數月一來，童林臉上的顏色，頗爲消瘦，不但面色飢瘦，就是自己這幾個徒弟，也是如此，晝夜的勞苦，誰也禁不住，如今到了河南的地方，路也平坦啦，林童打算爺兒幾個倒換着休息休息，遂僱了一輛十釘瓦山西脚的轎車兒，一來爲自己與徒弟們的包袱省的在身上揹着，二來爲的是爺兒幾個，可以掉換着坐在車裏頭舒服舒服，這麼一來可就顯不出很勞累來啦，在道路之上，韓寶與智廣一點兒也沒受委屈，爲什麼又表這麼一句，不用說讓二人受大委屈，就這由打雲南要將二寇裝在囚車裏面，若不叫他們兩個人出來，一直到了北京，不用說二寇越獄脫逃，就是二寇的雙腿，都成了殘廢，皆因他二人在沿路之上，胳膊腿沒受傷，所以至後文書才有越獄脫逃的一舉，這是書中的代言，這一日童林押解囚車往前行走，命楊小香與楊小翠，手擎着兵刃，在囚車的左邊兒，命司馬良與夏九齡，各擎着練子錘練子劍，保護囚車的右邊兒，孔秀前面手持單刀，在頭前帶路，洪玉耳手捧着鋼刀，在後面保護着囚車，兩邊兒是二十名官兵，各持着鐵尺，順着囚車的兩旁，緊緊的跟隨，最後才是童林這輛轎車，童林在車裏頭盤膝而坐，雙鉞放在手底下，劉俊在外面車沿兒上跨着，手托着亮銀練子鈇，正在往前行走，童林舉目向前一看，就見前面是東西的大道，南北對面的桑林，桑樹長的非常茂盛，此處並不靠村莊鎮店，地勢幽僻，連一個過往的行人都沒有，童林心中想道，看前面這片桑林，甚是凶惡，遂向趕車的問道，劉二，我且問你，這個地方屬那裏管，車夫回答說道，此處屬商邱所管，離商家林最近，這個地名兒就叫穿桑林，童林聞聽，遂吩咐車夫劉二說道，你到前面告訴他們幾個人說，此處很危險，叫他們多加小心，不可疎忽，童林將話說完，劉二將要到前面去送信，前面趕囚車的車夫，搖着鞭兒正然走的高興，孔秀在前面

引着路，走得正在得意之際，就見由打南邊兒桑林之中，如同一條白線兒一般，竄出一人，手中擎着一對兵刃，將囚車擋住，孔秀一看有了劫囚車的啦，回頭一看，囚車也不走啦，孔秀轉身形跑至囚身跟前，將刀放在韓寶的脖子上，口中說道，唔呀，前面只要有人一搶你，我就先把你的腦袋殺下來，要打算搶活的可不容易，此時小英雄洪玉耳往前搶步，把刀擱在吳智廣的脖項之上，遂說道，你一動，我就要你的腦袋，此時司馬良，夏九齡，楊小香，楊小翠，並不管前面那個劫囚車的人，先將囚車護住，童林在後面看的真切，遂用脚尖兒一點劉俊，劉俊跟着也就跳下了轎車，童林在轎車裏面，手中擎着雙鉞，將要一躬，出離車廂，縱車形跳至在轎車的前面，由囚車的旁邊兒轉過去，就見迎面站立一人，此時天氣正在二月底，穿單衣裳的時候，就見此人在中等的身材，生得細腰紮背，猿背蜂腰，身穿白綢子的褲褂兒，抄包紮腰，腳底下白襪洒鞋，打着裹腿，往臉上看，形若猿猴，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疊成一個抓髻，用素絹帕由後頭一勒，勒起一個麻花扣，兩道細眉直插入鬢，壽毫多長，深眼窩子，黃眼珠子，大鷹鼻子，菱角口，雪白的掩口鬚鬚，領下濤多長，根根見肉，好似銀線兒一般，相襯一對箭翎耳，威聲凜凜，令人一見生畏，掌中擎着一對五行輪，童林不看則可，一看暗吃了一驚，來者非是別人，乃是玲瓏島大寨主，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，童林趕緊吩咐自己徒弟們，不准上前動手，待我到前面去答話，童林爲什麼不叫自己徒弟們過去動手，他准知道司徒朗心狠手黑，誰先過去誰先死，童林吩咐已畢，將雙鉞往手中一捧，迎着司徒朗而來，相隔約在三丈來遠，童林控着躬身，深施一禮，向司徒朗高聲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大師兄，師兄你不在自己莊中，因何限到此處，但不知所因何故，小弟願聞高論，司徒朗聞聽童林之言，只氣得鋼牙亂鏗，遂高聲說道啦，輩童林，休以言語遮飾，難道說你不知道嗎，皆因你家老太爺的玲瓏島，精工製造，二十餘年品衣裳這一把火給燒成白地，因爲你一人，我全寨失守，八卦山的寨主，俱都命喪在你等之手，你們着個大

罷，老太爺豈肯與你善罷甘休，咱二人仇深似海，今日你我狹路相逢，你還打算活嗎，童林聞聽，就
呀道他是預先的計畫，此處却捨囚車絕不能是他一個人，遂用目往四外一看，果見正南邊兒樹林之內
，站立一人，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金背鬼頭刀，細一看，原來是那入地金鰲賀豹，書中代言，自從
玲瓏島失敗，司徒朗由大船上跳入大江之中，泗水脫逃，幸而後面無人追趕，遂奔着正北江沿兒而來
，來到江沿兒且近，由水中上了岸，這個地方，正是玲瓏島的東北，相離玲瓏島約有一里多地，司徒
朗渾身是水，又兼着深冬的氣候，一陣陣西北風颳到身上，分外的寒冷，自己眼望玲瓏島，老英雄心
若刀扎，但見玲瓏島山內，火焰冲天，煙霧漫漫，自己看着甚是難過，思想山中廿年積蓄的銀錢，費
盡三毛七孔的心血，打算以玲瓏島爲自己平生養老之計，不料想被這貝勒把我的玲瓏島用火一焚，我
司徒朗但有三寸氣在，誓必拿住童林與侯廷，我將他二人碎尸萬段，方解我的心頭之恨，自己想到這
裏，不由得哇呀呀的喊叫，聲音未住，忽聽後面有人呼喚師伯，到把司徒朗吓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原
來非是別人，正是賀豹，也是一身水，手中背着一口金背鬼頭刀，向自己躬身行禮，司徒朗用手相攙
，就聽賀豹說道，師伯，我父命喪，尸骨無存，懇求師伯與孩兒報仇雪恨，說着話，二目不住落淚，
司徒朗說道，賢姪不必傷心，今因我一念之差，方有今日，我雖然不能再救你那死去父親，我誓必給
他們報仇雪恨，我還要搭救活的，童林既然拿住我那二位賢侄，他一定是押解入都，我還不能在雲南
省界內結果童林的性命，却捨他的囚車，因爲什麼呢，我恐怕暗中有能人保護於他，我想出一個讓他
不能防備的主意，在河南商家林附近，有個地名兒叫作穿桑林，那個地方幽僻之極，連行人都少，童
林若押解囚車入都，到了河南地方，他就不細心防備啦，我就趁着他這麼一大意的時候下手，將鼠
輩童林結果了性命，與你父報仇雪恨，搭救韓寶吳智廣，早脫繯絏，咱們爺兒幾個，遠尋高山，再作
佔據根基，姪兒你想這個主意怎麼樣，賀豹聞聽司徒朗之言，遂說道，師伯的主意很好，姪男情願相

從，司徒朗復又指着玲瓏島，向賀豹說道，非是我懼怕他們衆位俠客，皆因有四位老劍客在內，我才將二十年創造的玲瓏島，被他們用火焚燒，此處也不是咱們爺兒兩個談話之所，咱們先找個僻靜的所在，弄點兒乾柴把衣服烘乾了，咱們爺兒兩個在前途去等候童林就是了，賀豹只得相從，爺兒兩個這才由身上把包袱解下來，把兵刃包在裏面，爺兒兩個說着話，遂找了個僻靜的山環兒，命賀豹打了些個乾柴來，用自來火把乾柴燃着，爺兒兩個看了看四下無人，這才把衣服脫下來，用火烘乾了，仍然穿在身上，司徒朗手提着小包袱，爺兒兩個穿着樹林兒而走，司徒朗一面走着，一面長吁短嘆，司徒朗所嘆息的是自己，悔不聽田方之言，以致玲瓏島變作瓦礫之場，甚致八卦山的三寨喪命，就皆因自己秉性孤傲，與童林爲仇作對，若要依着老兄弟田方的主意，綁二小，獻出翡翠鴛鴦鐲，果如是，咱們師兄弟和氣也不傷，盟兄弟是越交越近，三位寨主亦免喪命，二小也得脫法網，我自己本身還可以多交些個朋友，就皆因自己一時秉性偏左，到如今只落得孑然一身，無有所歸，追悔無及，自己思想前情，心中頗覺難過，頂到晚間，尋找店房住下，第二天由店內起身，沿路之上又作了兩號兒買賣，手底下一富裕，爺兒兩個又換了換衣服，在路途之上，無非是飢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已來到商家林，找了一個店房住下，早晨吃完了飯，告訴店家好好看着門戶，我們是販賣紅貨的客人，皆因等着我們的夥計，天天還得起早兒在大街上等着車輛去，店家信以爲實，於是司徒朗天天一早兒帶着賀豹，就在穿桑林兒之中，去等候囚車，他們來的這個時候，正在正月月底，直等到二月月底，賀豹等的心急，遂向司徒朗說道，師伯，我恐怕童林他們押着囚車，由別的道路過去，司徒朗說道，不能，這個地方乃是進京的必由之路，他們是非由這兒經過不可，你只管放心，皆因咱們爺兒兩個走的快，他們的囚車走的慢，賀豹還是不甚深信，這一日，就聽大道上有車輛響的聲音，司徒朗舉目往正西一看，遂用手往前一指，向賀豹說道，姪兒你看，那不是囚車嗎，賀豹舉目往正西一看，

果然是兩輛囚車，後面一輛轎車兒，童林帶着自己的徒弟們護送，賀豹遂向司徒朗說道：「既然囚車到此，待姪兒前去行劫。」司徒朗搖頭說道：「不行。你豈是童林的敵手，何況還有他那如狼似虎的幾個徒弟，若依我說，你就在此林中等候，待我前去劫搶囚車，我若是劫不了，你也不必去啦，賀豹聽司徒朗說的有理，遂說道：「師伯您可要謹慎，防備他們的暗算，司徒朗深以為然，遂脫去長大的衣服，將自己的包袱打開，由裏面取出五行輪，把衣服包在包裹之內，圍在腰間，收拾俐便，把髮辮盤了一個小抓髻，用素絹帕勒好了頭，身形向外一縱，跳到桑林的外面，實指望擊五行輪先將童林的徒弟結果了性命，先斷童林的爪牙，沒想到童林由車上跳下來，不讓徒弟們過來動手，親自捧雙鉞，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司徒朗看見童林，真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這才喊道：「鼠輩童林，我與你仇深似海，誓不兩立，今日你將囚車與我留下，便饒恕爾的性命，如其不然，你可要留神你的腦袋，要按童林的責任說，前面既要有搶囚車的啦，就應當亮雙鉞，當場動手，皆因童林一看是司徒朗，可就不然啦，不但不過去動手，反倒將雙鉞合在一處，左手向懷中一抱，滿面春風，向司徒朗遠遠的含笑抱拳說道：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老哥哥您老人家到此，自小弟與你在玲瓏島分別之後，兄長就應當尋找高山隱逸才是，今兄長耀武揚威，手捧兵刃，口口聲聲命小弟把囚車留下，這是所因何故呢，小弟實在有所不解，倒要當面請示，司徒朗聞聽童林之言，只氣的哇呀呀的怪叫，遂說道：「小輩童林，你既是本門戶之人，不護庇本門戶的弟子，只知邀功利己，我把你這勢力之徒，今天你還要在在我面前說長道短，依我相勸，你休要饒舌，急速向前伸頸納命，不然你還我動手費事嗎，童林聞聽司徒朗之言，情知他不能理喻，不由得一陣冷笑，遂說道：「師兄，你所說的話，何其容易，未曾說話你也不思量思量，非是我願意與韓寶吳智廣為仇作對，因為他們尋找童林於京師，二次對掌，也是小弟一時失手誤傷賀豹，那次韓寶吳智廣尋仇於我，我倒不怪，皆因他二人年幼無知，大不該夜入宮幃，偷盜皇家御

用之物，暗害於我，童林倒無話說，惟有聖上特旨，命童林帶罪捕盜，童林豈敢違拗，如今韓寶吳智廣既然被獲究屬是他們罪有應得，身爲國家要犯，業已成案，童林就是護庇他們，也護庇不來了，無非押着他們進京，聽候聖上的恩旨，你老人家偌大的年歲，不至於不明白，他二人既作下彌天之罪，又與俠義道德的宗旨相背，你就不應當袒護他們，你必然是聽了小人的蠱惑，請你老人家，前來刦擒囚車，師兄你如今擎着兵刃，在囚車前面一站，口口聲聲叫小弟把囚車人犯留下，你想想你是怎麼一個人兒，這也就是你老人家，要是別人，不用搶我的囚車，就是他赤着手在囚車前面一站，衝着童林一攢拳，他就算拒捕刦差，若要依我相勸，你老人家這大的年歲，這是何必呢，你老人家不如遠走他方，尋找名山古蹟，自己一隱，修得延年益壽，是何等的清福，如果真要打劫囚車，童林雖認識師兄，小弟的雙鉞可不認識師兄，說不起小弟就要得罪了，請老哥哥細思細想，司徒朗聞聽童林之言，自己一轉想，童林說的話句句有理，無奈賀豹在樹林之中，我真要不與童林動手，也讓他小看於我，想到這裏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林，今天我既然要劫你的囚車，就不留你的性命，你就是說的天花亂墮，要想活命，勢比登天還難，說着話，將五行輪向左右一分，身形往前一縱，對准了童林，左手輪一幌，右手輪直奔童林的面門而來，童林見司徒朗來得勢猛，不得已將雙鉞一分，身形一閃，用右手鉞往上招架，跟着換式進招，童林以爲是司徒朗年邁，常言有句話，老不講筋骨爲能，英雄出於少年，不料想一動上我，才知司徒朗雖然年邁精神可不減，真是敏捷賽過猿猴，就是年幼的童子，也沒有他身體靈便，這還不算，他這對五行輪的招數，真是神出鬼沒，變幻無常，動着手，童林暗含着吃驚，心想自從出世以來，也沒遇見過勁敵對手，我這八法神鉞，今日要想贏司徒朗的雙輪，恐怕不易，心中一着急，猛然想起在蜜蜂嶺之下，師伯傳授我的盡命連環鉞，何不用此招敵抗司徒朗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將招數變換，這一來不要緊，司徒朗大吃了一驚，適方才動手之際，見童林招數無多，司

徒朗的心，早已安穩，准知道童林如同網中之魚，撒中之鳥，動着手順便把他結果了性命，這是司徒朗的打算，不料童林的招數猛然一變，自己可就是一愕，暗說不好，我倒要留神，自己心中一面想着，一面動着手暗中細看童林的招數，如同源泉的水，涓涓不斷，俱從雙鉞的根本而來，司徒朗他看着也是暗含着佩服，心說，不怨童林自立一家，果然是招數奧妙，司徒朗越細看，心中越納悶，童林所發的招數，與自己的老師手法相同，他只願觀看童林的招數啦，焉想到童林要智賺司徒朗，雙鉞對雙輪，不知誰勝誰負，三月三天下羣雄聚集京師，蟠桃宮亮鏢會，熱鬧的節目，請看第十五章，便知分曉

第十五章

鐵三爺窮途遇良友

童海川一日會四傑

話說司徒朗與童林動手，觀看童林所用的招數，與自己恩師的手法相同，自己心中不由的納悶，正在納悶的工夫，司徒朗冷眼一看童林的招數落空，心說，小輩童林，這可是你該死，誰叫你不防範，童林用的是大鵬展翅的招數，左右手的雙鉞往兩下裏一分，明顯露着胸膛，司徒朗看出便宜來了，左右手的雙輪平着向童林的胸膛一推，他那裏想的到童林手擎雙鉞，看雙輪臨近，遂將雙鉞分左右用上面的鷄爪去搭司徒朗五行輪的前面輪頭兒，這個五行輪的輪頭兒裏面是鋸齒，外面是鋒芒利銳的白刃，正當中有三個尖兒，如同叉頭一般，童林由三個叉尖兒的當中，用鷄爪搭住，努力往懷中一帶，司徒朗見童林搭住自己的五行輪，心中一想，童林他往後一帶，必無往左右一分，然後他好進招兒，心說，童林，這回你可上了當啦，我往我自己懷中一叫勁，你必然也一用力，我趁勢往前一推，就將你腰斷兩截，借着你自己力量，就將你結果了性命，說是遲，那時快，司徒朗往回一用力，童林仍然也往回一帶，看着就彷彿兩個人較力的一般，司徒朗猛然間向前一推雙輪，五行輪的叉頭兒，可就離開童林雙鉞上的雞爪兒，雙輪對准童林腰部而來，司徒朗算計着童林必死，這一招下去，准得腰斷兩截

，他焉想到童林的招數變換的快，早就防備着他呢，一見雙輪來至切近，童林跟着雙鉞向起一豎，司徒朗雙輪的叉尖兒，正推在童林雙鉞的月牙子上，司徒朗明知中計，打算往回撒雙輪，再換別的招數，童林那裏肯放，遂將雙鉞按住雙輪，往下一用力，這兩個鉞的尖子，可就夠奔司徒朗的兩隻手腕子而來，司徒朗若是不把雙輪撒手，這兩隻手腕兒俱都被童林的雙鉞切斷，司徒朗到了此時，萬般無奈，只得把雙輪撒手，就聽噹啷一聲，雙輪墮地，童林跟着招兒可就遞進來了，司徒朗心說，此時要打算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，只得瞑目等死，想到這裏，遂把胸膛一腆，口中說道，童林小輩，你向老太爺胸膛下手，此時童林打落了司徒朗的五行輪，雙鉞一鏗，右手鉞直奔司徒朗的華蓋穴扎來，這個月牙兒的尖子，要扎上司徒朗，就得當時斃命，童林將心一橫，欲將司徒朗結果了性命，猛聽得司徒朗喊叫了一聲，叫自己用鉞往他的華蓋穴上扎，童林一聞此言，冒然間想起一件事來，什麼事呢，就是在去歲玲瓏島事畢，一同回到鐵壽寺，方有北俠與羣雄商議，明日請四劍客獻寶劍的奇術，大家欲要參觀，沒想到第二天四劍客堅懇告辭，自己才單身相送四位老師與師兄呂德興，行至蜜蜂嶺正西松林之下，師伯贈劍傳鐵，自己才巧得盡命連環鐵的招數，師伯傳藝完畢，最後說了這麼一句話，我將技藝傳授於你，你日後若遇見本門戶之人，你應當如何，那時我也說的明白，若遇本門戶之人，我必然讓招，嘔，原來我師伯仍是疼愛弟子，他這幾句話果然應至此處，可見得我師伯有先見之明，准知道我與司徒朗在沿途動手，他必不是我的敵手，他老人家叫我讓招，爲的是保全司徒朗的性命，我今若傷了司徒朗的性命，日後怎樣再能與師伯相見呢，自己想到這裏，把兵刃往回一撤，跟着往後一縱，縱出約有一丈多遠，將雙鉞往手中一捧，抱拳拱手，向司徒朗說道，師兄，適方才我弟兄並非是真正動手，不過是兩下遊戲，你老人家休要多心，小弟本應當陪着你老人家多談一談，怎奈小弟公事在身，我要當面告辭了，說着話，含笑向司徒朗抱拳，吩咐車夫趕車起身，此時司徒朗又是慚愧，又是

怒氣，又想着可怕，適方才動手之際，童林右手欲往前一遞，我就得當場喪命，童林不但不傷我的性命，反倒溫語相安，當着他這些個徒弟，我的臉上夠多麼難看哪，自己想到這裏，由地下揀起自己的雙輪，轉身形含羞帶愧，跑回南面兒的樹林兒之內，再看童林帶着徒弟們，押着囚車，向正東走下去了，自己復又嘆息自己，又一想方才動手之時，童林口口聲聲以師兄相稱，我總是管着童林叫小爺，自稱爲老太爺，今天我要是童林，焉能留司徒朗你的性命，人家童林不但不傷我的性命，反倒一團和氣，以溫語安慰於我，我司徒朗原與童林無仇，不過是受了八卦山三寨的蠱惑，受其牽連在內，自己一時的誤會，才將玲瓏島錦繡的山場喪失，也是我凶心不死，來至穿桑林搶劫囚車，欲將童林結果性命，自從我與童林見面之日，童林言語之間，與我並無過失，若要細細的一想，童林若不是與我有叔伯師兄弟的關係，焉能留我的性命，看起來童林念恩師同堂學藝之情，今日方肯饒我，司徒朗想到這裏，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司徒朗啊司徒朗，你偌大的年歲，何其不仁，這樣看起來，不怪我師弟年輕在江湖上人稱俠客，真有叫人可敬可服的地方，總是我的心地狹窄，作事性情偏左，到如今我還是一九尾宗彘，不能稱爲俠客，哎呀，難道說我就不會學好嗎，從今以後我必須改惡向善，學一個周處除三害的故事，但願我師弟童林一生無災無禍，那就是司徒朗一生之福，倘若童林身受了非災橫禍，我司徒朗情願犧牲一身，捨死忘生答報童林今日之德，書中代表，司徒朗平生的秉性，向來不服天下的英雄，今日暗含着叫童林把他渡化過來啦，從此司徒朗不但不恨童林，反倒回心轉意，棄惡向善，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雖然他糊塗了一輩子，他到懂的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深悔以前所作所爲，世界上單有這麼一種人，糊塗了一輩子，經過多少人勸解他，始終勸不過來，至死他都不知道回心轉意，閑言少敘，單表司徒朗，自己由腰中把包袱解下來，將要包自己的五行輪，猛聽得身旁有人說道，師大爺，方才你老人家多受驚，司徒朗聞聽，吓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入地金鯨賀豹，老

英雄看着賀豹，臉上不由得發生一種慚愧的顏色，險些兒眼淚沒流出來。遂叫道，賢侄，非是我與你父報仇雪恨，適方才你也親眼看見啦，老夫這條殘喘性命，險些喪在童林的手內，我既不能與你父報仇，何況是你呢，依我相勸，從今日你就別惦記着報仇啦，你要不報仇，還可保全你的性命，你若還打算報仇，賀賢侄，我說句話可不怕得罪你，你不但報不了仇，你必有橫禍臨身，就是咱們爺兒兩個，從今日爲始，也不能在一處同住，我要不遇見你，我豈有今日殺身之禍，咱們爺兒兩個，自此分手是各走西東，司徒朗將話說完，將五行輪用包裹包好，轉身形向正西走下去了，賀豹知道老頭子的脾氣，也不敢追趕，自己只得闖蕩江湖，投明師，訪高友，再想報仇之計，司徒朗自從穿桑林與童林分手，到後文書說到七星山，老英雄二次出世，幫助童林大破七星八寶轉心亭，此是後文書，暫且不提，單表童林童海川，自穿桑林囚車險些被刦，因此與徒弟們格外留神，沿路之上，小心在意，帶着徒弟們保護囚車，趕奔京師，也無非是曉行夜住，飢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來到北京彰儀門，童林這才把心放下去，童林自從下江南，捉拿盜寶的二寇，沿路上受了多少的打擊，錯非是有衆位朋友協力相助，就是有十個八個童林，也就命喪江南了，只因閱歷了幾省的英雄俠客，皆是疊出不窮，自己早就把與一家武術的心事，灰去了一半，到如今真是如履薄冰，心胆皆寒，自己拿定了主意，此次復入京師，若蒙聖上免罪寬恩，回到家中，在堂前侍奉雙親，趕到多怎二老黃金入櫃，那時再與恩師興一家武術，也不爲晚，自己好容易看見彰儀門，他到打算進京消差，回家侍親，焉想到將一進彰儀門，行走不遠，一看那些看熱鬧的人，在大路兩邊兒真是擁擠不動，北京城中都知道童海川拿住了二寇，玉錫已然還朝，命意已下，玉錫入庫，淨等童林押二寇到京，按律治罪，誰不惦記着看這兩個大飛賊呢，黑夜之間入宮幃，盜天了御用之物，北京城早就鬧嚷動了，今天童林押着二寇進了彰儀門，因此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，都要爭前恐後看看囚車上兩個賊人，本地面協尉官廳，派了兩名押護兵